

历史唯物主义

康 福 斯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历史唯物主义

康 福 斯 著

高 行、陈曾貽合译

江超西、柏 年 校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一九五七年·北京

Maurice Cornforth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 Introductory Course
Volume Tw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awrence & Wishart, 1953, London

根据英国劳伦斯—威夏特公司1953年版译出，又根据苏联1956年版译本校订。

历史唯物主义

〔英〕康福斯著

高行、陈曾怡合译 江超西、柏年校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56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公厘 $\frac{1}{32}$ ·印张6 $\frac{1}{8}$ ·字数130,000

1957年7月第1版

195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0,000 定价(7) 0.55元

统一书号 2002·84

校对者：崔小南等

中譯本序言

我很高兴我这本討論历史唯物主义的書就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了，特别是因为我希望中国的讀者会給本書提出批評，由这些批評里面我可以获得教益。

这是我所写的討論辯證唯物主义的一部較大著作的一部分；那是在几年以前写的。自从那个时候起，已經發生了許多事件——而其中最主要的是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不仅指出現在給社会主义所展示出来的巨大的、新的前景而且也批評了过去所發生的社会主义政策的严重錯誤和歪曲并由此吸取教訓。現在在我重讀本書以后，我可以看出里面包含着許多錯誤，有遺漏的也有造成的。在仔細考虑本書的內容以后，我願意借这机会請讀者特別要注意我現在認為需要进一步研討的三大理論問題。

一、历史唯物主义与宿命論

我認為本書沒有足够強調或充分說明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与机械宿命論的对立。唯物史觀并不是一种宿命論的觀念；而在討論历史唯物主义著作中应当要不断地并且十分明确地強調这一点，因为旧式資產階級机械宿命論的思想方式的殘余是把馬克思主义加以歪曲和庸俗化了的主要方式之一。

本書第一篇論（“一般原理”）大部分是根据斯大林論辯

証唯物主義的名著的（載在聯共黨史簡明教程第四章）。在斯大林的著作中，把唯物主義哲學應用到對於人類社會的理解的一般原理是照下面的方式敘述的：第一，社會是根據“客觀規律”而發展着的，那就是說，有一種預先注定的經濟發展。第二，這種經濟發展又決定了人們的思想和思想的發展。第三，這些思想於是又反過來影響一般的社会發展。

這種敘述方式的缺點是：它仍然在“作用與反作用”的機械概念的框子裏打轉而把全部歷史發展當作一種宿命過程來敘述的：經濟發展是被決定了的、思想是被決定了的而最後這些思想的後果（反作用）也是被決定了的。由這種論點看來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假使我們有了一切經濟事實的充分知識——我們肯定並沒有具備這種充分的知識——加上“經濟事實決定思想”的規律的知識，再加上這些思想的行動規律的知識，我們就能夠以預先注定的準確性來預測以後社會的全部發展——就像拉普拉斯^①所說的那樣，只要我們知道宇宙中每一質點在一特定時間內的位置和動量，我們就能預料到隨後所發生的一切作用和反作用，也就是在以後所發生的一切事件。

當然，斯大林也強調了馬克思主義與任何形式的“宿命論”的对立；他很謹慎地集中討論了“客觀規律”的問題，指出通過了解這些規律我們如何能夠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但是我不相信這些問題已經充分地解釋清楚；在維護宿命論的公式和否認宿命論的公式之間存在着某種緊張或矛盾的狀況下，這些問題仍待解決。

首先值得指出的是宿命論是一種形式上自相矛盾的理

①（1749—1827）法國數學家及天文學家。

論，所以它不可能是正確的，而且毫無疑問我們必須拒絕把任何形式的宿命論应用到历史上去。因为如果照宿命論預先假定的說法，我們的确可以获得一切事实并且根据这些事实能够預測以后必然發生的一切事件，那么这种知識就会給我們証明“我們自己的預測是假的”的权力。如果我們掌握了这种精确的知識，我們就会有权力来干涉这些事实，使得我們所預測的一切事件都不能实现。

如果我們企圖精确地系統說明宿命論的意义，从而揭露它的錯誤的根源，那么我們就可以發現，宿命論事实上就是一种关于科学的預測能力的理論。“每一件事都是預先注定的”理論事实上就是指，我們对于过去事实的科学了解愈完备，我們对于未来事实的預測就愈精确愈广泛。科学的目的是就是預測。

这就給我們提供了解什么是宿命論的主要錯誤的綫索。宿命論的根源是对科学的誤解。因为不管我們說的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首先應該明确的是：科学的最后目的并不是預測。資產階級的科学哲学家一向把科学当作預測用的一种体系并且一向把預測的能力当作衡量科学理論的真或假的主要标准。但是在这点上他們犯了严重的錯誤。当然，科学的确而且必須具有一种預測的能力，但是預測只是科学的一种附带的功用，一种用来达到主要目的的工具。而这个主要目的就是人类对客观演变过程的掌握或控制。科学是人类有目的的活动的一部分，通过这种活动人类才能在对自然界以及对人类生活和社会組織的关系上提出和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判断科学理論的真假的最后标准是要看这些理論能为人类的目的服务到什么程度，人类运用它們以后对于自然过程的控制以及对人类个人和社会

生活过程的控制达到什么程度为定。

所以，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对于历史过程的预测的一种体系而是一种了解和控制的理论工具。这一点在开始的时候是应当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的基本原则来解释清楚的。只有在这一点弄明白以后，我们才能在讨论用“可被科学发现的客观规律”来“控制”社会发展的问题时永远避免陷入宿命论并反对宿命论。

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问题不是去制订包括社会生活每一方面的那些“规律”，使我们能够看到每一事件是怎样不可避免地由前一事件所“注定”的并且预测出未来事件的过程。主要问题是要指出人类社会活动是怎样在社会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在生产 and 生产关系的体系的基础上——发展的；这些社会物质条件独立存在于人类意志之外，提供了进行一切社会行动的条件并且提出了人类在有意识的社会活动中所必须应付的问题。这不是关于“我们的命运是怎样被命中注定的，因此我们能预测它”的研究；而是关于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的需要的研究，这种研究是通过正确估计和理解，知道我们能够变为自由并且能决定我们自己的命运。

二、“社会意识”的问题

和社会生活中的宿命论问题密切关联的是“意识的作用”的问题，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意识的作用问题——在生产资料社会公有制的基础上的有意识、有计划、有目的的社会生活的指导。我认为本书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是不够清楚的而且包含着某些错误。

问题的中心是在于社会主义基本规律上——“社会主

义生产目的是要最大限度地滿足整个社会的不断增长的物質和文化需要。”在第十一章中，我討論了社会主义的基本規律，把它和資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規律对比。我指出“这个基本規律是通过社会在目的上有意識的同意并通过計劃来貫徹手段以达到目的”。我写道：“社会有意識地并在一种計劃的方式下采取最好的手段来达到目的”。我又說：“在社会公有制的基础上的計劃化意味着社会的全部發展愈来愈多地被放在有意識的控制之下。”最后我提到“指导的社会意識”，这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产生出来的而且“在主要生产資料社会公有制的建立中有它的物質基础”。

在这些話里所引起的問題是在“社会意識”這個問題上。这里面的錯誤是：把“社会意識”說成是一个“东西”或者是一种独立的“力量”，它是由社会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并且掌握着經濟和一切其他的社会活动。这样，“社会意識”就被客觀化了。一个抽象的东西被轉变成一个事物，一个对象、一种独立的力量了。

可是“社会意識”本来是并且應該永远是一个抽象名詞。（社会里）存在着个人和个人意識，他們相互之間的关系和作用以及为了管理和指导他們的事务而建立起来的各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基本規律的作用——人民的需要的最大限度的滿足——不是而且也不能是由一种完美無疵的“社会意識”来掌握而只能由个人和他們的不完善的組織的活动来掌握。

因此，社会主义理論不能仅仅以“社会意識”的概念化为滿足而必須注意到关于社会組織和达到“社会意識”在理想上所标示的目的所采取的手段的更具体的問題。

一种生产資料社会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經濟基础的存在

并不能在任何自动的方式下用制造出一种超人的“指导的社会意識”来保証社会事务的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它(指这种存在)所能作的不过是給社会成員提供“組織起来把事务执行得可以满足人們的需要”的可能性而已。要社会成員自己来尽可能地用自己的經驗和过去的教訓来發展这个組織。

資产階級評論家有时責备馬克思主义者太“空想”。在駁斥这种批評时，我們不妨也問問自己这种批評的可能基础是什么。批評家心中明显的想法正是这样：馬克思主义者認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切事物都要用一种合理的、有意識的方式来指导，目的是要不断地滿足社会全体的需要。他們認為这是“空想”。这不是空想，因为生产資料的社会公有制的确提供了获得这种指导的具体可能性。但是所謂空想是認為这种情况好像是自动地通过“社会意識”的指导行动而产生的，而不是通过發展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思想使它們达到完善地步的一个长期斗争而产生的。

因此，我認為本書有些公式是容易被批評为这种“空想主义”的。社会主义空想思想事实上总是和机械唯物主义相关联的。这种“指导的社会意識”的概念不难看出也是与机械唯物主义有一种确定的关系的。它的含义是：虽然有了社会主义，一切事物仍然是“命中注定的”，但是不过用一种比以前更好一些的方式——用“指导的社会意識”的行动——而已。

这种“指导的社会意識”的概念就它的空想那一方面来看是与卢梭的“一般意志”的概念有明显关系的。卢梭把“一般意志”和他所称的“全体意志”区别开来。“全体意志”是一切社会成員的个别意志的总合，是容易錯誤的并且

是被一切偶然情况所决定的。但是“一般意志”是一种理想的意志；它是作为一个社会整体的需要的表现来看的。所以卢梭主张社会事务应当完全由“一般意志”来指导。可是，事实上决定任何社会的政策和命运的不是“一般意志”——那仅是一个抽象名词，——而是“全体意志”。

我认为所谓苏联的“个人崇拜”就它的某一方面来说是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这种意识作用问题有关系的。为什么“个人崇拜”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错误和滥用职权的现象会在苏联发生并且有一个时期会发展了起来呢？这个原因无疑地是多方面的，一部分可以在俄国人民的历史和传统中找到，一部分可以在苏联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困难环境中找到，一部分可以在斯大林的个性上找到（虽然我认为是一个较不重要的原因）。但是用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来解释，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大家隐含着认为（当然不是作为一种明确的理论提出来，因为这样作就会和马克思主义发生显著的矛盾）一个领袖好像已经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意志”或“指导的意识”的代表：他被群众当作这样一个人，受群众的崇拜，因此变成一个永不会错的超人。

虽然“个人崇拜”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产生并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事实上它既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在斯大林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在苏联获得胜利；但是这种崇拜对社会主义是有害的；由于这个理由这种崇拜最后不得不加以打击和克服。斯大林在他的领导时期曾经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作了巨大的和永久性的贡献；但是与这种“崇拜”相关联的意识形态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由资产阶级根源中派生出来的，由空想的和宿命论的“一般意志”的理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被想像为体现在一

个强大国家之上的一个强大的領袖身上——里面派生出来的。所以，这种意識形态也应当加以打击和克服。而为了要打击和克服这种意識形态，所以必須更要大大地注意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意識作用的問題。

我在本書中論及社会主义社会的發展問題时曾写道：首先需要的是作三件事情——（1）加紧进行社会主义建設，（2）徹底实行一切政府和行政工作中的由上至下的不断扩大的民主化，（3）徹底实行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教育。我認为这三点是正确的，但是我所着重的是：为了要实现对于社会主义建設和一般的社会發展的有意識的控制并指导这种控制以滿足人民的需要起見，实行民主化和社会主义教育是必需的。那就是說，（我也在書中正确地指出）必需保証愈来愈多的全体劳动人民参加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中去并实行批評与自我批評。这就是社会的有意識的指导可能实现和社会主义基本規律可能实行的途徑，而不是由一个单独的領袖或一个专政的国家的法令的無上权威——尽管多么明智和仁慈——来实现和实行的。

本書虽然提出通过民主（或人民权力）以及社会主义教育（或批評与自我批評）来实现对社会的有意識的指导的問題，可是並沒有加以分析和發揮，这是一个缺点。相反地却把关于“指导的社会意識”的一般詞句加了进去，这些詞句不但带着空想的并且也带着宿命論的口气，是属于被否定了的“个人崇拜”的范围并且有贊成权威而不贊成民主，贊成教条而不贊成批評的傾向。

这个缺点在第十章討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發展中上層建筑的作用”时也留有痕迹。这种討論帶着一种隱含着的假定：一旦剝削階級的統治被推翻同时社会主义經濟基础

建立以后，新的社会主义上層建筑就自动地建立了起来。事实上，根据苏联的经验所表明的，在这方面絲毫沒有自动的事情。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观点和制度是受到以前的剝削社会早已存在的观点和制度的影响，因此結果过去所遺留下来的許多殘余必須加以克服，同时一个长期的新对旧的斗争必須展开，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在經濟基础上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質的国家——的观点和制度真正地在一种社会主义方式下發展起来。

在把“社会主义上層建筑”和以剝削为基础的社会的上層建筑相对照时，我写道：社会主义观点和制度有四个新的、显著的特征。（1）它們是具有帮助人民滿足他們的要求的自觉目的而發展起来的。（2）它們是随着繼續扩大的劳动人民的参加而發展起来的。（3）它們是借着批評与自我批評的帮助而發展起来的。（4）它們促成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这些論点虽然本身是正确的，但是主要是带着預定程序的性質的。那就是說，这些社会主义上層建筑的特征并不是預先注定的；並沒有“自然規律”規定着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观点和制度会准确地沿着这些方向發展。这并不是說如果要使社会主义社会繁荣和發展，这些特征是必然地注定要这样發展，而是說这些特征应当这样發展。这些特征是否沿着这些方向發展是要以社会中最自觉的和最前进的成員所进行的思想和政治斗争为定。

可是，如果我們能够表示信心相信它們虽然有錯誤和挫折它們仍然会这样向前發展，这就是對我們自己的社会主义組織，也就是基本上對我們自己表示一种信心。我們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未来的信心在这方面并不像——举例来

說——我們對於“春天会随着冬天来到或白天会随着夜晚来临”的信心那样：这些事情并不依赖于我們，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未来确是要以我們自己为定。

这种批評也同样适用于紧跟着討論的国家与政党的問題。

三、社会主义革命是一种世界历史的过程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事务的“有意識的指导”和在完成这种指导中所必須克服的客觀和主觀的問題的一个更具体的討論也会包含着关于社会主义所借以建立起来的过程，或者換句話說，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的一个更具体的——事实上，一个更“历史性的”——討論。

我認为对于本書應該作的更进一步的批評是它把社会主义革命当作一个事件而不是当作一个过程来看。

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一个事件来看是包括工人階級的夺取政权，工人階級和它的同盟者一起把以前的剝削者的統治推翻而建立起自己的国家体系。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在說明这些政治事件的必然性的同时应当采取一种更广泛的历史观点。在这种观点上，社会主义革命包括在一个世界規模上并且經過一段很长的时期把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建立起来，代替了以前的生产方式。資产階級革命是經歷了一整个的历史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一个国家跟着一个国家發生了革命变革，社会主义革命也正和这一样要經歷綿亘許多年的一整个时代。

社会主义革命只能是許多世代的工作；所以，它的历程虽然包括許多輝煌的成功，但也会包括一些挫折；在某一阶段使人們大获成功的思想和方法会由于执行者本身所造成

的条件变化而引起混乱、教条和虛假現象；宗派分裂也会發生；錯誤甚至犯罪行为也会产生。一切革命的历史都是如此，我們也沒有理由企待着社会主义革命有所不同。

把社会主义革命不仅仅当作在各个不同时期、各个不同国家里重复出現的一个政治事件看而是当作在世界規模上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看，这就引起把社会主义革命当作發展的各个阶段看的問題了。

非常一般地來說，我認为可以这样說：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是以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为开始的，这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强国不得不在一个被敌視的資本主义世界的包圍中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的阶段。随着在苏联的边界的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不断成功，革命看来似乎已經进入一个新阶段。現在不再是一个单独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包圍中奋斗的問題而是这个包圍正在被压倒同时一个共存时期开始的問題了。

把社会主义革命当作世界历史过程来看具有这种意义：在这整个过程的持續的范围以內，每一个阶段都会有它本身的特殊性、本身的特殊問題和特征。因此，不可能把一个阶段的教訓机械地运用到下一阶段；不可能把第一阶段到以后的所有各阶段都一般化起来，好像在第一阶段能够适用的东西在以后的阶段也永远能够适用似的。相反地，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包圍的結束，中国革命和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成功以及随之而来的帝国主义相对的削弱，这一切都意味着，在革命事件已經發生的那些国家里，社会主义是在一些新的而且不同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而在資本主义仍然存在的那些国家里，反对資本主义和爭取社会主义

的斗争也是在新的和不同的情况下發生的。情况和任务以及困难和危險，一切都在不同的方式中变化着。因此，思想和政策必須把这些变化考虑进去并加以相应的改变。

在这方面，可能造成两个明显的錯誤；一个是認為“一切都沒有改变”，一个是認為“一切都改变了”。我們必需分清什么是改变了，什么沒有改变。因此我們必需把落后的东西抛弃掉，而采取新的观念和政策；同时必需由革命經历中吸取永久的經驗，記取这些經驗并且学习把这些經驗应用到新的环境中并加以發展。

本書缺乏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在時間和空間尺度上的正确看法，也就是对于革命过程的历史阶段的正确看法——因此本書对于它的分析沒有包括进去。但是这是应当包括在一本討論历史唯物主义的書里面的。的确，如果科学理論是为了当作一种政治行动的指南的話，这种分析是应当包括进去的。

这就是在我批判性地閱讀本書以后所引起的在我看来似乎需要进一步考虑的三个問題。無疑地，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問題需要考虑的。但是，如果由馬克思主义里面不会繼續引起需要进一步考虑的問題，它就不会是一个活的理論。

一九五七年四月康福斯补序于倫敦

一九五七年六月江超西譯于北京社会主义学院

目 次

中譯本序言

第一編 一般原則

第一章	科学的社会主义	1
第二章	唯物主义与社会科学	8
第三章	思想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23

第二編 社会是怎样發展的

第四章	生产方式	34
第五章	社会發展的基本規律	51
第六章	經濟規律及其利用	72
第七章	社会的上層建筑	81
第八章	階級观念和階級統治	102

第三編 社会的未来: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

第九章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	118
第十章	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發展的动力	141
第十一章	计划生产	161
結論		177

第一編

一般原則

第一章

科学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就是生产資料归社会所有，并利用它們來滿足整个社会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社会主义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把社会的經濟基础根本改变，才能消除資本主义所造成的罪恶，才能充分利用新的、强有力的技术。

社会主义只有靠工人階級的斗争，只有在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論結合起来的工人階級群众运动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了这个理論的基础。他們所發現的社会發展規律和階級斗争規律就是他們的學說的基础。

一、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在現代社会里，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發生并能深入人心，是因为他們对于資本主义的罪恶已經产生憤恨的情緒，并且感到只有将社会的整个經濟基础來一个根本轉变，才能消除这些罪恶。

在資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資料——土地、工厂、加工厂、矿山、运输工具——都屬於資本家所有，生产的进行是为了